



CHINESE A1 – HIGHER LEVEL – PAPER 1
CHINOIS A1 – NIVEAU SUPÉRIEUR – ÉPREUVE 1
CHINO A1 – NIVEL SUPERIOR – PRUEBA 1

Monday 20 November 2006 (afternoon)
Lundi 20 novembre 2006 (après-midi)
Lunes 20 de noviembre de 2006 (tarde)

2 hours / 2 heures / 2 horas

INSTRUCTIONS TO CANDIDATES

- The Simplified version is followed by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 Do not open this examina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o do so.
- Choose either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r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 Write a commentary on one passage only.

INSTRUCTIONS DESTINÉES AUX CANDIDATS

- La version simplifiée est suivie de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 N'ouvrez pas cette épreuve avant d'y être autorisé(e).
- Choisissez ou la version simplifiée ou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 Rédigez un commentaire sur un seul des passages.

INSTRUCCIONES PARA LOS ALUMNOS

-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es seguida por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 No abra esta prueba hasta que se lo autoricen.
- Elija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o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 Escriba un comentario sobre un solo fragmento.

CHINESE A1 – SIMPLIFIED VERSION

CHINOIS A1 – VERSION SIMPLIFIÉE

CHINO A1 – VERSIÓN SIMPLIFICADA

从下列选文中选取一篇加以评论：

1. (a)

河 湾

下一世，我们还有美丽的地方去相遇吗？
我将在河湾等你
撑着我老态龙钟的伞
没有泪及豪情
5 只有大洪水过后的心境
我是干瘪的容器

下一世的河湾
我等的不是世纪的风雨
不是恩仇 快意
10 是像瓦罐一样破碎的真理
是你要溢出来又收回去
那句黑颜色的哀愁之钟

你应该了解那仅是一道河湾
黑发生成白发
15 一切鲜艳的人生在此分道扬镳
而我们是否还要再聚首
重新评估辉煌过的峡谷
海棠席上一宵冷梦
你我缺齿的头颅
20 生死障雾

下一世的河湾
将是落入梦境的雪水
绵软缠困
无法被否定的世故
25 终将被全数留下
和哀怜的山林一起疯狂
那无法热衷的事物
也将被留下
和破裂的容器一样
30 在大火中消溶

下一世
我们还会有美丽的地方相遇吗?
是河湾
日月淹兮
35 博大的咏唱
不知名的荒野随意漫泛
我们相遇后
再静静相偕离去吧
请小心搀扶我
40 一个多疑且流血的河口
如捧护一摊瓦碎的梦

下一世的河湾
在一些已失纵的峡谷里
寂寞的碧绿着
45 前世纪的梦块

冯 青 1990 年

1. (b)

长巷短忆

长巷一共五条胡同，我最熟悉长巷头条。小时候经常穿过长巷头条到鲜鱼口，或拐进庆隆大院，那里有一家洗澡堂子，父亲常带我到那里去洗澡，澡堂子前面有一片很宽阔的空场，可以带个小皮球来这里踢球。

5 小时候的记忆是多么的不可靠，仿佛长巷头条只是一条穿堂胡同，起着连接其他地方的作用，而记忆只成了酒肉穿肠过一般排泄得没有了一点渣滓甚至味道。

这一回，我前后去了三次，才算是把长巷头条多少摸清楚一些。

去之前，我查了《京城坊巷志稿》，里面说明成化开濠口的“正阳桥东南注下地”，指的就是从后河沿往东南过打磨厂到北孝顺胡同和长巷头条这块地方。也就是说，大运河终点码头南移之后，这里在明成化年间是一条泄洪河，一直通向左安门外的护城河，与大运河相汇合。可以说，三里河地名在先，而长巷头条地名在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修了外城之后，三里河才没有了水，有水波荡漾的三里河，只存在了不足百年的历史。有了长巷头条之后，才逐渐有了长巷二条、三条和四条，都是顺着三里河旧河道蜿蜒而成。

15 这回去长巷头条，这种旧河道的感觉非常扎眼，因为当初东岸在长巷头条，西岸在北孝顺胡同，所以现在长巷头条的东边一侧的院门前一般有高高的台阶，明显的高于西侧。这是以前小时候我来长巷头条多少次都没有注意到的。这次，我站在长巷头条路西的 13 号（以前的湖北会馆）前，和一位老太太聊天，她对面的 20 号（原来的山西人开的一家银号）大院门前就有高台阶，正好从门里出来一个男人，站在台阶上，像站在戏台上高出我们两人一大截，心里想过去有水的时候，他

20 就是站在水边，一招呼，船就摇过来了，而我和老太太起码是在水中半米以下了。

自有长巷头条，因其靠近前门的商业中心和京奉火车站的交通枢纽，这里一是银号多，二是会馆多，老太太住的这个湖北会馆，有宽敞的门楼和廊檐，连着一排倒座房（倒座房的朱红木漆依稀还在），前后两个院落（猜想也许都有回廊衔接），以坐西朝东为正房，以南北为厢房（这是老北京南北走向的四合院常见的格局），后院的左侧还有一个小跨院，现在都盖上了房子。老太太就住在前院紧靠大门道的北房一间，8 平方米，院子里有一株枝叶参天高大的杜梨树，还是老太太搬进来时亲手种的呢。如今老太太已经 87 岁，住在这里已经 50 多年。她告诉我她的东山墙原来是一块影壁，她的屋前原来种着花草，院门的门楣上原来挂着“湖北会馆”的金匾。“那么好！”老太太形容不出来金边匾的样子，对我这样说，由衷的

30 的赞美和怀念都在这三个字里面了。

我告诉她，听说这里要拆，还要恢复三里河的原貌呢。老太太连连摇头：我可不愿意拆迁。我说拆迁多好，您不用再住 8 平方米的小屋，可以住上大一点儿的好房子了。她接着摇头：拆迁补的那么一点钱，哪能买得起房子？

35 自从老伴去世，她就一个人住在这里，偶尔女儿来看看她，幸亏她身子骨还
很硬朗，残年余生，实在不想再折腾了。她说的是实情，旧城的拆迁，只能是肥了
开发商的腰包，让富人更富，并能够搬进城市的中心，而让穷人离城市的中心越来
越远。

40 长巷五条是例外，南北走向，仿佛有意站在这里，拦腰截住了前四条胡同。有
意思的是，在五条路东一个小院，我看见半扇门，门摇摇欲坠，破裂得木纹纵横，
但红色漆皮隐隐还在，“荆楚家风”四个大字清晰。门口站着两位中年女人，告诉
我以前这院子是摇煤球的，摇煤球的居然也讲究“荆楚家风”，可见那时摇煤球的
也是脸黑心红。我笑着对她们两人说：这半扇门要是卖到潘家园去，值点儿钱，你
们可得仔细看好了，别让小偷偷走了。她们俩笑着对我说：你看着好，你把门拉走
45 得了，给我们换上新门就行！没过几天，我又去五条，路过那里，那俩女人还在，
那半扇刻着“荆楚家风”的大门没有了，速度真够快的，换上了两扇新门，漆上的
鲜红颜色，像是涂抹上了劣质口红的两瓣性感的嘴唇。

肖复兴 2005年9月

CHINESE A1 – TRADITIONAL VERSION
CHINOIS A1 – VERSION TRADITIONNELLE
CHINO A1 – VERSIÓN TRADICIONAL

從下列選文中選取一篇加以評論：

1. (a)

河 灣

下一世，我們還有美麗的地方去相遇嗎？

我將在河灣等你

撐著我老態龍鍾的傘

沒有淚及豪情

5 只有大洪水過後的心境

我是幹插的容器

下一世的河灣

我等的不是世紀的風雨

不是恩仇 快意

10 是像瓦罐一樣破碎的真理

是你要溢出來又收回去

那句黑顏色的哀愁之鐘

你應該瞭解那僅是一道河灣

黑髮生成白髮

15 一切鮮豔的人生在此分道揚鑣

而我們是否還要再聚首

重新評估輝煌過的峽谷

海棠席上一宵冷夢

你我缺齒的頭顱

20 生死障霧

下一世的河灣

將是落入夢境的雪水

綿軟纏困

無法被否定的世故

25 終將被全數留下

和哀憐的山林一起瘋狂

那無法熱衷的事物

也將被留下

和破裂的容器一樣

30 在大火中消溶

下一世
我們還會有美麗的地方相遇嗎?
是河灣
日月淹兮
35 博大的詠唱
不知名的荒野隨意漫泛
我們相遇後
再靜靜相偕離去吧
請小心攙扶我
40 一個多疑且流血的河口
如捧護一攤瓦碎的夢

下一世的河灣
在一些已失縱的峽谷裏
寂寞的碧綠著
45 前世紀的夢塊

馮青

1990年

1. (b)

長巷短憶

長巷一共五條胡同，我最熟悉長巷頭條。小時候經常穿過長巷頭條到鮮魚口，或拐進慶隆大院，那裏有一家洗澡堂子，父親常帶我到那裏去洗澡，澡堂子前面有一片很寬闊的空場，可以帶個小皮球來這裏踢球。

5 小時候的記憶是多麼的不可靠，仿佛長巷頭條只是一條穿堂胡同，起著連接其他地方的作用，而記憶只成了酒肉穿腸過一般排泄得沒有了一點渣滓甚至味道。

這一回，我前後去了三次，才算是把長巷頭條多少摸清楚一些。

去之前，我查了《京城坊巷志稿》，裏面說明成化開濠口的“正陽橋東南窪下地”，指的就是從後河沿往東南過打磨廠到北孝順胡同和長巷頭條這塊地方。也就是說，大運河終點碼頭南移之後，這裏在明成化年間是一條洩洪河，一直通向左安門外的護城河，與大運河相匯合。可以說，三裏河地名在先，而長巷頭條地名在後，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修了外城之後，三裏河才沒有了水，有水波蕩漾的三裏河，只存在了不足百年的歷史。有了長巷頭條之後，才逐漸有了長巷二條、三條和四條，都是順著三裏河舊河道蜿蜒而成。

15 這回去長巷頭條，這種舊河道的感覺非常扎眼，因為當初東岸在長巷頭條，西岸在北孝順胡同，所以現在長巷頭條的東邊一側的院門前一般有高高的臺階，明顯的高於西側。這是以前小時候我來長巷頭條多少次都沒有注意到的。這次，我站在長巷頭條路西的 13 號（以前的湖北會館）前，和一位老太太聊天，她對面的 20 號（原來的山西人開的一家銀號）大院門前就有高臺階，正好從門裏出來一個男人，站在臺階上，像站在戲臺上高出我們兩人一大截，心裏想過去有水的時候，他就是站在水邊，一招呼，船就搖過來了，而我和老太太起碼是在水中半米以下了。

20 自有長巷頭條，因其靠近前門的商業中心和京奉火車站的交通樞紐，這裏一是銀號多，二是會館多，老太太住的這個湖北會館，有寬敞的門樓和廊簷，連著一排倒座房（倒座房的朱紅木漆依稀還在），前後兩個院落（猜想也許都有回廊銜接），以坐西朝東為正房，以南北為廂房（這是老北京南北走向的四合院常見的格局），後院的左側還有一個小跨院，現在都蓋上了房子。老太太就住在前院緊靠大門道的北房一間，8 平方米，院子裏有一株枝葉參天高大的杜梨樹，還是老太太搬進來時親手種的呢。如今老太太已經 87 歲，住在這裏已經 50 多年。她告訴我她的東山牆原來是一塊影壁，她的屋前原來種著花草，院門的門楣上原來掛著“湖北會館”的金匾。“那麼好！”老太太形容不出來金邊匾的樣子，對我這樣說，由衷的讚美和懷念都在這三個字裏面了。

30 我告訴她，聽說這裏要拆，還要恢復三裏河的原貌呢。老太太連連搖頭：我可不願意拆遷。我說拆遷多好，您不用再住 8 平方米的小屋，可以住上大一點兒的好房子了。她接著搖頭：拆遷補的那麼一點錢，哪能買得起房子？

自從老伴去世，她就是一個人住在這裏，偶爾女兒來看看她，幸虧她身子骨還
35 很硬朗，殘年餘生，實在不想再折騰了。她說的是實情，舊城的拆遷，只能是肥了
開發商的腰包，讓富人更富，並能夠搬進城市的中心，而讓窮人離城市的中心越來
越遠。

長巷五條是例外，南北走向，仿佛有意站在這裏，攔腰截住了前四條胡同。有
意思的是，在五條路東一個小院，我看見半扇門，門搖搖欲墜，破裂得木紋縱橫，
40 但紅色漆皮隱隱還在，“荊楚家風”四個大字清晰。門口站著兩位中年女人，告訴
我以前這院子是搖煤球的，搖煤球的居然也講究“荊楚家風”，可見那時搖煤球的
也是臉黑心紅。我笑著對她們兩人說：這半扇門要是賣到潘家園去，值點兒錢，你
們可得仔細看好了，別讓小偷偷走了。她們倆笑著對我說：你看著好，你把門拉走
45 得了，給我們換上新門就行！沒過幾天，我又去五條，路過那裏，那倆女人還在，
那半扇刻著“荊楚家風”的大門沒有了，速度真夠快的，換上了兩扇新門，漆上的
鮮紅顏色，像是塗抹上了劣質口紅的兩瓣性感的嘴唇。

肖復興

2005年9月